

仙 盜 奇 劍 傳

卧龙生 著

下



绣像
封面设计：王玉泉
责任编辑：吴重阳



仙篮奇剑传

ISBN 7-80042-023-X



9 787800 420238 >

ISBN7-80042-023-X/I·24

定价：26.80 元

仙籃奇劍傳

卧龍生 著

(下)

中外文化出版公司

仙篮奇剑传

卧龙生 著

*

中外文化出版公司出版

内蒙古自治区新华书店发行 张家口地区印刷厂印刷

*

787×1092 1/32 21印张 363千字 200,000册

1996年北京第一版第一次

ISBN7—80042—023—x/J·24 定价：26.80元

吳
許



謝
林





霍天苑

葛森



魏志

方赤尤





吕化

刘七

第三十回

善恶不辨 瓶碎桌翻 真假未分 手捆臂缚

大敌当前，她和秃子的防身利器又双双失去，如何不急？萧菱转身便朝外走。身子转过去，正见朱太公笑嘻嘻站在侧室门外。萧菱也不说话，动作迅如闪电，内室门旁矮几上一只青花白瓷瓶不知什么时候已到了她手中。右手一送，足有三尺高的大瓶竟直朝朱太公头上飞去。朱太公惊叫一声“好大力气”将头一侧。瓷瓶擦耳飞过，砸在外间屋里书案上，竟将书案砸翻，只听一阵乱响，大瓶粉碎，案上文房四宝撒了满地。萧菱早已随瓶一起蹿到外间，向朱太公劈面一掌。朱太公并不躲，反迎上扼住萧菱手腕，一带、一扭，想让她来个大翻身，无法动转。这一扼，两人都吃一惊——萧菱没料到这穿棉袍子的老人出手如此之快，转瞬自己被人家揪住了。朱太公满以为顺势一带再无不带过来之理，不想对方凝止不动，坚如磐石，那手臂更是铁铸的一般。朱太公加大内力去扭，萧菱以硬碰硬，迎着这力道向相反方向一甩。朱太公把握不住，只好撒

手,口里说:

“姑娘息怒,我还你剑!”

萧菱听到“姑娘”两字,怒火更炽。她原要夺门而出去院里同这伙贼人较量,以免中敌人暗算。此时早忘了别的,挥拳带劲儿,飞脚奔要害。那意思要把老头儿当场击毙。朱太公一条泥鳅般闪避,嘴里也不闲着,口口声声说要还她宝剑。萧菱只道他是嘲弄,手脚片刻也不休闲。两人堂屋里团团转动,转到能捞到家伙的地方,萧菱顺手捞起一件就朝对手砸。乒乒乓乓,一时又砸碎了几件。待到她捞起一个细瓷大瓶,朱太公急了,一壁叫着:“你当是我这些东西来得容易呀!”伸手就在萧菱身上一拍。萧菱只觉双肩一麻,两臂竟再抬不起,朱太公见她没法儿再砸他东西了,这才双手一拱说:

“公子休怪!老拙再没出息,也不至于偷客人的东西!”

说着转身,揭开一幅山水画。萧菱不知他是何意,怔怔地看着。只见他用手在粉墙上一抹,竟抹出一个小洞来,将手伸进洞里,掏出一把剑来,再次伸进手去,又是一把,正是她和秃子两件利器。朱太公双手捧过,萧菱要接,却抬不起臂来。朱太公说:“公子恕罪则个!”伸手去她背后一点。萧菱顿时觉得身上一松,急抓过两柄宝剑。朱太公又道:

“老拙不敢说‘完璧归赵’四字,外面的盒子确因保存不当,被贼人盗去了。主人失职,郑重向公子道歉!”

萧菱正自不解，听得院子里有人说：“别在那里装模作样了！自己想昧下人家宝剑，反给别人栽脏！”声音虽不大，字字清楚。朱太公低声提醒萧菱：“这是个硬碴子，你要仔细了！”

外边又说：“姓朱的，你怎么这样婆婆妈妈的？再不把人交出来，我可就自己进去掏啦！”朱太公身子一晃，已出门去。萧菱将秃子青龙剑插到背上，拔出自己剑来，随着蹿出。

客房里有灯光透出，回廊里还悬着灯笼，院里比室内黑也黑不了多少。萧菱一眼看出，院子里站着的两人正是适才“四海厅”里坐在他们身后桌上那两个。未及开口，朱太公已用手一指那个黑瘦的汉子说：

“好啊，黑蝙蝠葛森，你这臭小子真不地道！你硬充个人儿，混到我庄上，住进我客房，饶着白吃白喝，还偷走我客人的东西！你这行经哪里还象个御前侍卫，简直就是个小偷儿嘛！”

朱太公这几句其实主要是让萧菱听的，他故意将来人的姓名、身份点明，使萧菱不至于大意轻敌。可是萧菱根本不知道黑蝙蝠何许人。她一听反而胡涂了：怪呀，御前侍卫不是那个穿绿袍的大汉吗，怎么眼睛一眨又变成这个黑瘦汉子了？宝剑分明在我手里，为什么又说被这黑瘦汉子盗走了？这位朱太公原是个彬彬有礼的宽厚长者，忽然之间说起话来摇头晃脑，又这么油腔滑调，也让她觉得奇怪。

黑蝙蝠依旧倒背双手站在那里，不慌不忙说：

“我还当是你不知道我是什么人呢，原来你心里明明白白。你既知道，就该乖乖地把朝廷要犯交出来，要不然不就是明知故犯、窝藏反贼么！”

朱太公嘻皮笑脸地说：“反贼我没瞧见，窃贼我倒抓住个活的。你说的这一套是吓唬孩子的，我说的可是有真凭实据，人、赃俱在的——你藏在身后头的是什么东西！”

黑蝙蝠哈哈一笑：“实话跟你说了吧，我长了这么大，让人家给骗了，这还是头一遭儿。这一骗不要紧，我倒是给骗出来一点儿雅兴：今天我要把骗我的那个老东西的脑袋削下来，装进他拿来骗我的这个匣子里。这个匣子还挺长，只装一颗脑袋委屈了它，打算再装进两颗去。”用手一指萧菱：“一颗是这位假公子的，”又一指回廊石阶下，“一颗是那个假书僮的。”

萧菱顺着他的手指看，这才看见暗影里捆作一团丢在那里的秃子。萧菱“噙”地一振手里的秋水宝剑，直奔向她兄弟，准备着谁要阻拦，就一剑把他挥作两段。黑蝙蝠冷笑一声：“你面前的可不是吴骥！”随着话声手一撒，一件黑乎乎的物件朝她飞去。朱太公怕萧菱正面用剑去搪，急喊一声：“躲！”萧菱一闪身，那件东西直砸到回廊上一根红柱子上，只听“克嚓”一声，那根柱子竟自折断，一时木屑纷飞，廊顶上的瓦被震下几块，“哗啦啦”摔在地上。萧菱看清他掷出的物件是自己的

剑匣，不禁打个冷战。那匣子是薄薄的木板制就，外面贴着一层茶色锦缎，虽然长大，份量极轻。把这样一件轻飘飘东西掷得疾如脱统之箭，又生出这样大的力道，此人内力之雄浑，也就实在不可思议了！

萧菱一怔间，那个白净面皮，相貌堂堂的大汉已拦在她面前。朱太公又喊：

“我把你个玉面罗汉霍天亮！姓葛的黑小子要抓人也还罢了，他就是混这碗饭吃的。你放着好端端珠宝买卖不做，跟着他瞎闹腾什么？就算他是你拜把子哥哥，你也犯不上为他把命搭上啊！”

朱太公又白费力气。萧菱初闯江湖，根本不知道东南一带广有威名的玉面罗汉，何况她面前纵然是阎王老子，她也要豁出命去救秃子。当下一声不琼，一剑横扫过去。萧菱欺他手中没有兵刃，逼他让路，霍天亮却既不跃起也不后闪，竟向前抢步，直抵萧菱胸前，右手拇指、食指到了她咽喉上。这一招来得太出意外，萧菱弯臂收剑已来不及，只好身形一挫。朱太公抢身上来却被黑蝙蝠拦住，只好大喊一声：“当心宝剑！”萧菱脑里一闪：“他赤手空拳，哪里来的剑？”对手一爪虽然避过，却听得“刷”地一响，一道寒光直指自己左肋。幸好秋水剑已然抽回，斜着朝外一挡，“叮”一声脆响，两剑相交，溅出火星。萧菱一瞥中见对手那剑很短，竟是秃子兄弟的青龙，这才

浑身一凛。原来对手一爪掐她咽喉，还隐含着另一杀招，倘不能致她于死，就趁势夺过她背上短剑。青龙剑被他夺去已显出诡异，更奇的是拔剑本身竟又成杀招，身手之快，令人难以置信！

两剑相交，玉面罗汉也吃一惊。以自己臂力，纵然对方手快抵上他剑，也断然无力拨开，至多拨得偏开一些，仍要在对手肋上划上一条伤口。万没料到对手轻易将自己兵刃荡开，剑柄一震，几乎脱手。玉面罗汉暗叫：“我哥哥弄错了，这哪里是个女子！”再也不敢轻慢。

萧菱一直听不到秃子声音，也不见他动，想起黑蝙蝠要装他人头的话心中紧张，也不晓秃子是死是活。但她已被这个叫霍天亮的家伙粘住，休说脱身救人，连向秃子那里再望一眼也办不到了。朱太公和黑蝙蝠厮杀的情况，她也只难凭声响判断。朱太公边打边唠叨：“这是，我的客人，我不管，谁，管呀？要是这么着，以后，谁还敢，到我们，朱家寨，来串门儿呢？”又听黑蝙蝠说：“你这老小子错打了算盘。你当是你用这把锈铁刀冒充了宝剑我就治不了你啦？我今天偏就要用这把锈铁刀把你脑袋削下来，装到匣子里去，让你明白你葛大爷盗那宝剑只为开开心！”听这两人说话的声音，萧菱就判断出谁占了上风。朱太公气短，一句话分作好几截儿说，黑蝙蝠还是慢声细语，讲得从从容容，每句话都一口气讲完，跟坐在那儿

闲聊似。秃子那把青龙剑到了玉面罗汉手里显得过于短小，但他用起来得心应手，就跟那剑本来就是他自己的兵刃一般。萧菱只觉对手那把剑突如其来，不知怎么着就在自己要害处闪现，穷于招架，越打心里越没底。看看招架不住，听得朱太公说：“你那一边去！”接着见一个赤膊大汉呼呼舞着一柄三股叉卷杀进来，直取玉面罗汉。看来他去助朱太公，朱太公让他来助自己。萧菱心存感激：这老爷爷萍水相逢，舍了性命相助自己，倘能够活下来，我一定报答！那赤膊大汉力大叉沉，加入之后，萧菱顿觉一松。她有心跳出圈子去救秃子，又觉将强敌交一个仗义相助的友人独当，未免于情理不合，忍不住喊道：

“这人我对付，你去把那孩子救出来！”

那人杀得性起，口里只迸出两个字：“你去！”萧菱瞥他一眼，才识出这人正是刚才大厅里那个穿绿袍的。她心中暗叫声“惭愧！”却听得玉面罗汉轻声一笑：“你俩谁也休想去了！”接着：“嚓”一声响，那大汉的叉头已被削去。那大汉只恼不惧，把手里光秃秃铁杆当作棍子使用，依旧舞得呼呼作响。

功夫不大，又有两个来助萧菱。一个不识，另一个却是厅里见过那个穿玄色袍子的。四个人对付玉面罗汉霍天亮，丝毫未占上风，反被紧紧粘住，一个也脱身不得，萧菱听得一声惨叫，扭头去看，见一个持刀的庄客倒了下去。原来他上去要